

第一章 一覺醒來變人婦

初秋，細雨連綿，雨絲隨風飄進鏤空雕花窗戶，帶來陣陣涼意。

祝全已經在書房門口等了兩刻鐘，小心翼翼的探頭，見他家大人還在寫字，微微歎了口氣。

祝長君聽見了，斜睨他一眼，隨後扔下狼毫筆，「走吧。」

祝全趕緊跟上去。

兩刻鐘前，元安堂的丫鬟過來請人，說老夫人身子不適，吃不下飯，請大人過去看看。

祝全清楚，這哪裏是身子不適呢？分明是不肯吃飯，要大人過去聽訓呢，一個月總有這麼七八回，不過大人最是孝順，對老夫人言聽計從，除了……

祝全偷偷看了眼前頭閒庭信步的大人，暗自搖頭，估計這回老夫人也是白費力氣。

元安堂。

丫鬟老遠見祝長君過來，趕緊規規矩矩的站在門邊為他打起簾子。

一個身姿窈窕、模樣清秀的婢女笑意盈盈的給他引路，「大爺來了，老夫人這會兒正傷神著呢，適才只吃了幾口稀粥就撂筷子了，您快去看看。」

進了後堂，祝老夫人坐在榻上，見他來，趕緊將茶盞放下，故作幽怨，不停歎氣。

祝長君拉了張圓凳坐在她腳邊，一如往常的開場白，「母親身子不適？」

祝老夫人也十分嫻熟的接話，「著實不適。」

「哪裏不適？可請了大夫來看？還是下人們伺候得不順心？」

祝老夫人從袖中摸出一張巾帕，開始了她的表演……

祝長君也極其配合，一臉誠摯的傾聽。

「前兒我去隔壁劉家吃茶，他家又得了個孫子，胖乎乎吶，可愛極了，想起自家府中冷冷清清，這心裏就難受得慌。你說你都成親三年了，膝下還是光溜溜，我都這麼個歲數了，沒幾年就要入土，你忍心讓我老婆子孤獨終老？」

祝長君笑道：「母親這不是還有我嗎？」

祝老夫人捶他，捶完又拿巾帕去揩那看不見的眼淚，哀怨道：「你不喜你媳婦兒，不肯與她圓房，我懶得再說你，可讓你納妾又為何不願？你到底想怎樣？你若是覺得我安排的人不喜歡，那就找個你喜歡的納進來開枝散葉，總這麼耗下去，我何年何月才能抱上孫子吶？」她斜眼睨他，「我不管，今兒你得給我個準話，納妾還是圓房，你選一個，明年必須給我生個孫子出來，否則……否則這府裏我也待不下去了，乾脆收拾包袱去清音寺等死得了，省得見了心煩。」

隨後，她緩緩語氣，打著商量道：「你若是暫時沒有喜歡的人，那就先將就一個，我身邊的素荷就不錯，雖是個丫鬟，可我看著她長大，當半個閨女來疼。她模樣也不差，性子又好，」她往前湊近幾分，歡喜的壓低聲音，「最主要是身子骨好，大夫說了，能生。」

見她越說越玄乎，祝長君趕緊揚聲道：「聽素荷說母親適才只喝了幾口稀粥，兒子正好也還沒吃飯，走，兒子陪您一道用飯去。」

祝老夫人僵持著不肯挪動身子，拿眼瞥他——你到底給不給個準話？

祝長君頭疼，圓房和納妾之間，他想了想，還是選前者吧。

再去試一試看看？

「行，我今晚去正院，母親別說了，吃飯吧。」

簾子後頭的素荷一顆期盼的心落了空，心中酸澀。

她一直不肯配人，就是想等大爺，可沒想到老夫人說了好幾遍，他都不同意。

她定了定神，權當不知曉此事，端著笑臉進來扶祝老夫人。

正院。

顧時歡坐在飯桌前，蔫蔫的戳著碗裏的魚肉。

兩個時辰前，得知自己已經嫁人後，飯都吃不香了。

她今早醒來，發現自己睡在一個陌生的地方，嚇了一跳，還以為自己是在作夢，刻意閉眼再睜開，但眼前還是這個地方，便趕緊喊嬤嬤進來問是怎麼回事。

她這一問倒是把顧嬤嬤也嚇了一跳，以為她得了什麼怪病，趕緊請大夫來看，仔仔細細問了幾遍後，眾人猜測十有八九問題出在前幾日的拾花節上。

拾花節本來是屬於未出閣女子的節日，但顧時歡閒來無事也跑去湊熱鬧，結果出城時，馬車輪子不小心磕了塊石頭，緊接著車身一震，她的頭也磕在車壁上，頓時暈了過去。

醒來之後，她就頭疼不已，請大夫來診治，大夫說她傷了惱，先喝藥和貼藥試試，沒想到……

關於這事，顧嬤嬤想到就歎氣！

小姐今日一覺醒來什麼都不記得了，除了親近的幾個丫鬟，其他的都不認得，甚至連自己嫁人的事也不曉得，這可把她愁壞了。

顧時歡也納悶呢，自己明明還未出閣，怎的一覺醒來就嫁人了？

然而當她對著鏡子一照，就認命了。這副容顏分明是二十歲左右的模樣，想必自己是真的嫁了人，可她什麼都不記得，只認識身邊的三個丫鬟和顧嬤嬤。

她歎息一聲，抬眼朝顧嬤嬤看去，顧嬤嬤正在盛湯，臉上是化不開的愁緒。

「嬤嬤，要不明日再請幾個大夫來看看？」

顧嬤嬤不抱希望，今兒請來的可都是臨安城裏首屈一指的老大夫，連他們都無計可施，想必要恢復記憶希望渺茫。小姐在丞相府已經過得夠難的了，如今又失了記憶，這可如何是好？

「小姐先喝碗湯，明兒咱們再想法子。」

顧時歡點頭，她倒是沒有什麼好愁的，嫁人就嫁人吧，只是不知嫁的這人性情如何，若是個脾氣差又長得醜的，她可不依，但聽嬤嬤說，她所嫁之人是位高權重的祝丞相，名叫祝長君。

祝長君？

誰？

不認識！

以前聽說過，但沒見過，既然是丞相，想必應該又老又醜，滿臉褶子吧？

唉！想到此，她食不下嚥。

打從自己曉事以來，就幻想著嫁一個威風凜凜的將軍呢，話本子裏頭的將軍都極其讓人愛慕，可沒想到……

「嬈嬈，祝長君他人怎麼樣？」

顧嬈嬈不知她指的是哪一方面，想起往日兩人相處得雞飛狗跳、水火不容，她就長長的歎了一口氣，「唉……不怎麼好。」

完了，果然是個又老又醜的！想她顧時歡要錢有錢、要貌有貌，適才照鏡子時，更是覺得自己美得無與倫比，為何會這般命苦？

她哀怨的喝了兩口湯，心裏不甘，「嬈嬈，我不信我會這麼眼瞎嫁給他，到底是何原因？莫不是他強娶我的？」

「聖旨賜婚。」顧嬈嬈心想，跟強娶也差不了多少。

「為何皇上會為我和他賜婚？」她還這麼小呢，雖然……二十一了，可二十一也小啊，他年紀那麼大，都丞相了，糟老頭子一個，竟然好意思求賜婚聖旨？

她是這麼想的，也就這麼問了。

顧嬈嬈說道：「不是他求的聖旨，是你們……」

這要怎麼解釋呢，說起來一言難盡。

顧時歡十八歲那年去參加中秋宮宴，吃飽喝足，閒來無事，站在橋上看煙火，彼時橋上來來往往的人多，也不知是誰擠了她一下，她站立不住，下意識伸手去抓旁邊的人，好巧不巧抓到祝長君的衣袖，於是兩人雙雙掉進了水裏。

那晚月色極其亮堂，所有人都瞧見祝長君將顧時歡撈了起來，兩人全身濕漉漉，肌膚相貼。

於是，次日，賜婚聖旨就下來了。

祝長君覺得她是故意的，自己明明好端端的走在橋上，被她一扯，掉進水裏，眾人都看著，不好不救她，因此他只能咬牙認栽。

想他堂堂一國丞相，英明一世，卻被個小女子算計，著實可恨！

顧時歡也認為他是故意的，自己明明會游水，他偏要湊過來拉她，眾目睽睽之下，兩人在水中拉拉扯扯，最後有口也說不清，只能在心中大罵他無恥。

至於祝長君為何故意？她想，一定是自己的美貌令他心動，畢竟在整個臨安城找不出比她更好看的人，自己這副相貌讓他饞了許久，最後就用這麼下作的手段得到她，簡直是個道貌岸然的偽君子。

於是，別人成親是喜結連理，他們成親則結成了冤家，成婚三年不曾同房，各自為營，互相鬥法。

總之，這是個悲傷的故事，顧嬈嬈不忍提起，反正小姐都已經嫁過來了，總歸是希望她好的，若是此次失憶能讓小姐忘記曾經的恩怨，靜下心來好好過日子，倒也不是壞事。

因此，思忖片刻，她說：「合該是你們有夫妻緣分，郎才女貌、天作之合，聖上看著歡喜，就為你們賜婚了。」

顧時歡狐疑，「真的？郎才女貌？」

顧嬾嬾十分鎮定的點頭。

「那他脾性如何？凶不凶？」若是個凶的，她可不樂意，少不得日後要和離才好。

「不凶，只是……有些嚴肅。」

嗯，畢竟是丞相，難免嚴肅些，顧時歡能理解。

「那他對我好不好？」

顧嬾嬾猶豫，臉色為難。

「怎麼？他對我不好？」

「也不是不好，只是……待人有些冷清。」

嗯，男人嘛，冷清點好，太熱情的她也受不住，顧時歡勉強滿意。

「那我和他相處得如何？」

「相當恩愛！」顧嬾嬾面不改色。

啊，看來儘管他是個糟老頭子，我還是喜歡他的呢。

顧時歡心下有些複雜，實在不明白自己為何會喜歡一個待人冷漠的糟老頭子，還跟他恩愛有加。可現下，那些恩愛往常她都忘得一乾二淨，心裏頭倒是有些內疚。她索然無味的吃完一頓飯，今日驚嚇太多，有些疲憊，想早早洗漱歇下，然而她才擦乾頭髮，丫鬟就來稟報說，祝長君過來了。

她心頭一顫，不知為何莫名緊張起來，這會兒都這麼晚了，祝長君過來的目的很明顯，就是要同她一起睡覺。

雖然他們是夫妻，可能以前也在一起睡過，但是這會兒她已經完全記不得他了，要她跟個陌生男人睡在一起，實在緊張又難為情。

她慌慌張張的看向顧嬾嬾，想問她怎麼辦。

顧嬾嬾此時也很訝異，自成親以來，祝長君來正院的次數十根手指頭都能數得過來，最近一次還是年初之時，這會兒這樣晚還過來是有何事？

不論是何事，她都希望祝長君今日能和顏悅色些，畢竟她適才已經對小姐撒了謊，說他們夫妻恩愛，希望不要這麼快就拆穿，兩人若是今後能和和美美過日子，別說撒謊，就算減壽十年她也願意。

她趕緊上前幫顧時歡簡單拾掇一番，鼓勵道：「小姐莫擔憂，他是您夫君，若是要對您做什麼，皆屬尋常，您只管盡好妻子本分就是。」

為人妻子的本分是什麼，顧時歡知道，她雖不愛讀書，但也在阿娘的逼迫下看了幾遍《女誡》，裏頭就講到妻子對丈夫要敬順。

聽到外間的腳步聲，她頓時心如擂鼓，想到要跟個糟老頭子睡覺，心底十分排斥。那人進來了，雲紋暗底長靴上繡工精緻，腳步一轉又朝她這邊靠近了些許，顧時歡不敢看對方，低著頭假裝整理頭髮。

他不說話，她也不準備吭聲。

過得片刻，那雙靴子轉了個方向，朝淨室而去，沒一會兒裏頭便傳來了沐浴的水聲。

屋子裏的丫鬟們都出去了，連顧嬾嬾也不見了身影，顧時歡既緊張又害怕，適才

她就感覺到了，那人進來時帶著一身寒氣，雖才是初秋，但也讓她忍不住打擺子，正如顧嬾嬾所說，他實在太冷清，進來一句話也不說就去淨室。

她這會兒不知該如何是好，腦中飛快地想著應對法子，可想了半晌也毫無頭緒，裏頭的水聲沒了，眼見他就要出來，她飛快的爬上床，裹在被褥中裝睡。

祝長君出來時，見她已經躺在床上，腳步躊躇，他這會兒都覺得有些不可思議，往常他來正院，她從來不會有好臉色，不是斜眼瞪他，就是嫌棄的問他「有何貴幹，有事快說無事就快走」，一副冷冰冰生人勿近的模样。

可今晚她很奇怪，站在那兒低頭不語，手指絞著頭髮，也不知是不是他的錯覺，她似乎還有些……緊張？

為何緊張？

難道知道他今晚是要來圓房的？她想通了？不想跟他對著幹了？

祝長君對她的態度有些迷惑，莫不是前幾日她回娘家，長公主對她耳提面命了一番？可她顧時歡也不是那種乖乖聽話的人吶。

他緩緩走近床榻，見她貼著牆壁，窩在被子裏頭，留了一大片地方給他。

成親以來，這張床他只睡過一次，還是成親那日。

洞房之夜，彼時兩人互相嫌棄，內心都對親事極為不滿，可又不能明目張膽地表現出來，畢竟是聖旨賜婚，於是兩人各自劃線，涇渭分明的睡了一夜。

他咳了兩聲，見她沒反應，自己脫鞋上床躺下來。

燭火昏暗不明，室內靜得都能聽見彼此的心跳聲。她還沒睡著，他也不知該如何開口說圓房的事，曉之以理？說「既然成親了那就別嘔氣了，將就過吧，還真能離了不成？我祝家需要個嫡子，妳既占了這正妻之位，總該……」不過這話要是說出來，她肯定要跳起來跟他吵架，想想還是算了。

要不，直接開始？先將人抓過來摁住，隨後這樣、那樣一番，至於事後她想怎樣，那事後再說。

也不行，若是他敢來硬的，只怕她能把丞相府房頂都掀了。

祝長君望著頭頂的百花帳想了許久，修長的手指輕輕敲打床板，轉頭看過去，她仍舊一動不動，將被褥裹得嚴嚴實實。

「顧時歡？」

她脊背明顯僵了一瞬。

「妳可知，我今夜過來所為何事？」

她還是不說話。

「……妳若是也沒意見，那……我就開始了？」

他伸手去扯她被褥，然而才輕微扯了一下，就被她大力的又扯回去，拒絕之意明顯。

「……」

祝長君又躺了回來，心想，她果然還是不願意，雖然態度有所改變，可始終沒想著要跟他好好地過日子。

算了，先在此將就睡一晚，明日好歹有個交代。

他不習慣亮著燈睡覺，於是，下床吹熄燭火後，抱著雙臂平躺下來，也不再理會身旁之人，闔眼想著朝堂之事，漸漸的，呼吸平緩地進入夢鄉。

他是睡著了，可顧時歡難耐，想著後頭睡著一個陌生男人，她連後背的皮膚都發癢起來，於是窸窣窸窣地挪來挪去，額頭冒汗，煎熬不已。

就這麼折騰了大半宿，她才迷迷糊糊的睡過去。

再醒來時，祝長君已離開。

祝老夫人得知兒子、兒媳在一起過了一夜，十分高興，一大早喝了兩碗粥，又吃了三張雞蛋餅子。

吃完後，她問：「昨晚成了沒？」

她在正院可是有眼線的，就想知道兩人昨晚的情況如何。

素荷心裏苦，喜歡的男人不要她，還要包打聽他與夫人之間的房事，不過想起正院的丫鬟說昨夜一整晚安安靜靜，半點聲音都沒聽見，便又放下心來，想必大爺也不想與夫人圓房。

但她不能表現出任何異樣，端端正正的回道：「老夫人，昨夜沒動靜，想必……」祝老夫人聞言有些失望，好不容易說動兒子去正院過夜，卻什麼事都沒幹成。她拿起茶杯漱口，漱著漱著覺得不對勁，腦子裏冒出個念頭，莫不是……兒子那方面不行？

哎呀，這一想她眼淚就掉下來。

想來這三年，兒子並不是不願圓房，估計是知道自己不行，才不好意思去跟媳婦一起睡。她就這麼個兒子啊，若是真有隱疾，那她祝家豈不是絕後了？

造孽喲……兒子心裏估計也不好受吧？自己總是逼著他，卻沒能體會他心裏的苦，唉……都怪她這個做娘的太粗心！

自以為窺見真相的祝老夫人默默抹了幾把眼淚後，重振旗鼓，暗暗下定決心，一定要幫她兒子治好隱疾。

第一步，先調理身子，於是趕緊吩咐素荷去把庫房裏頭的補品都搬出來曬曬，什麼人參鹿茸、冬蟲夏草，有多少搬多少。

於是，祝長君的午飯裏頭多了一碗「愛心大補湯」。

「這是什麼？」他盯著一大碗黑乎乎的東西，忍不住皺眉，仔細聞竟然還有淡淡的腥味。

「老奴也不知，這是老夫人吩咐廚房給大人補身子用的，說您整日忙於朝政辛苦了。」祝管家老實巴交的回答。

祝長君點點頭，南邊入秋以來接連下了大半個月的雨，許多地方鬧水災，朝中上下都忙著處理災情，這段時日他確實疲憊。

於是，他端起碗，忍著那股腥味，一口喝盡。

不錯，立馬起效果，覺得精神振奮。

戶部的官員們覺得今日丞相大人格外怕熱，窗戶全開了，還仍是額頭冒汗，沒說到兩句話，連那襟口也扯開來透氣，袖子還挽得高高的，完全沒了往日大越第一翩翩郎君的模樣。

「大人，您覺得這銀子要不要繼續撥下去？」一個戶部官員小心翼翼的問，因為丞相大人的臉上顯得很不耐煩，不知是不是因為他們辦事不利。

祝長君手中拿著帳本，躁熱得沒心思看，將帳本撂一旁，「此事明日再議，今日到此為止，各位請回。」

丞相大人心中有丘壑，做事向來穩妥，眾人放心，今日這樣早下值，想必心中已有決策。

眾人臨走時，還不忘禮貌性的拍個馬屁，「大人英明！」

英明的丞相大人甩了甩袖襬，腳步匆匆拐出了大門。

祝長君不知為何，很熱！十分熱！熱得不行！回到府中，就吩咐人提冷水給他沐浴。

祝全在外頭守著，心中默數，大爺已經用了六桶水，洗了半個時辰，這初秋的天氣說熱不熱，說冷也有些冷，大爺竟然能堅持洗冷水澡，果真毅力過人，令他佩服！

晚飯的時候，那碗十全大補湯又來了，祝長君隱約覺得自己今日的異常與這碗補湯有關，可看著老母親期盼關愛的眼神，他不忍拒絕，咬著牙一口喝盡。

祝老夫人流下欣慰的淚水。

「母親怎的哭了？」祝長君急了，這回竟是真哭。

「無事，娘只是想起你那死鬼爹就只給祝家留了你這麼個男丁，心裏頭就難受。」祝老夫人的意思是，好不容易留了個獨苗苗，那方面卻不行，天可憐見喲，她傷心難過。

可祝長君理解成了，他母親拐彎抹角又要他圓房或者納妾，這次真情實意的傷心難過。

作為大越朝出了名的孝子，他實在見不得母親流淚，氣血上湧，滿口應承道：「母親莫哭了，兒子今晚就去正院給您生孫子。」

祝長君之前在母親面前誇下海口，可真要付諸行動時，又頗是猶豫，萬一顧時歡還是拒絕，他該如何？來硬的嗎？怎麼來？

想到此，他的腳步也緩了下來，隨之一股煩躁竄上心頭，實在後悔當初為何要過那個橋，好死不死跟她一起掉進水中，若是娶個溫順賢良的，想必就沒這麼多麻煩事。

他緩了片刻，見顧嬾嬾出來迎他，便努力壓下心中那股躁熱，抬腳進了門。

第二章 相公像夫子

就在剛剛，顧時歡還在吃晚飯，聽婢女稟報說祝長君又來了，她一口米飯噎在喉中，噎得昏天暗地。

這會兒，她趕緊起身，不過心中沒有昨日那般緊張，一回生二回熟，再有顧嬾嬾勸說了她一整日，她勉強沒那麼排斥他，並還努力想像以前是如何與他恩愛。

然而，她從小只見過父母恩愛的樣子。父親是個溫和的人，對母親也溫柔體貼，甚至還有些懼內，可不像面前的男人這般，光走進來就散發著一股清冷氣息，讓人親近不起來。

她做好了心裏準備，抬頭朝他看去，只這一眼便愣住了……

他不是她想像中的糟老頭子，反而年輕俊朗，身姿挺拔，威嚴冷清的外表下卻又透著幾分書生的儒雅之氣。

一旁的顧嬾嬾見她發愣，趕緊上前打圓場，問道：「大爺吃過了沒？要不要給您添副碗筷？」

祝長君原本想說吃過了，可轉念一想，吃飯能增近情誼，雖然他不想費這個心神，可今日有「要務」在身，不妨坐下來吃個飯，也好緩和下氣氛。

他點頭，「那就添副碗筷來。」隨後神情自然的坐在顧時歡的對面。

他身材高大，這樣一靠近，顧時歡有些被壓迫的緊張感，趕緊埋頭吃飯。

兩人誰也沒有先開口說話，各自吃得安靜。

顧時歡似乎也專注地吃，她含著米飯細細咀嚼，餘光瞥見一雙筷子伸過來，夾著一片牛肉。

「別光吃米飯。」

男人的聲音低沉渾厚，本該是悅耳的聲音，卻帶著上位者的威嚴，驀然讓顧時歡想起自己的夫子。

那岑夫子總是板著臉，對她極為嚴厲，但凡背錯文章，就要拿長長的戒尺打她，也不知為何，她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那不苟言笑的岑夫子。

如今，對面這位傳說中的「夫君」，跟那岑夫子比起來有過之而無不及，簡單一句話便讓她心肝膽顫。

她乖乖的夾起那片牛肉，小口小口的吃起來，不敢造次。

祝長君十分訝異，他只是想著不知開口說什麼，見她光吃米飯，便夾了片肉過去探探「敵情」。這是他第一次與她吃飯，按著她往常的脾性，想必定要將那牛肉扔出來，再嫌棄的說一些難聽的話，他已經做好了被拒絕的準備。

可沒想到，她不僅吃了，還吃得津津有味。那模樣、那姿態，竟然還有些……乖巧？

沒錯，就是乖巧。祝長君以為自己看錯了，於是又夾了塊魚豆腐過去，果真見顧時歡乖乖的吃了，毫無怨言。

他心下詫異的同時，也暗自舒了口氣。

很好，看來她態度開始軟化，也覺得這麼鬥下去沒意思，好好拾掇拾掇，正經過日子才是實在。

她昨日的拒絕想必是還不適應，既然如此，那自己今晚也就溫柔些，好好與她說清楚，把這圓房的事趕緊完成，生兒子才是緊要之事。

想通此事，祝長君突然胃口大開，也端著碗吃起來。

一旁的顧嬾嬾和丫鬟們稀奇的看著，今兒太陽打西邊升起了？這是什麼盛世和諧場面啊，她們正院的丫鬟盼這一天盼了許久，此刻見兩人坐在一處安安靜靜吃

飯，雖只是簡單的互動，可仍是令她們內心激動不已。

顧嬾嬾更是差點老淚縱橫，終於看見希望了，她一心盼著小姐能安安心心過日子，別整日想那些有的沒的。

她用袖子擦了擦眼角激動的淚水，悄無聲息的將丫鬟們都帶出去，留下空間給這對握手言和的夫妻。

安靜的吃完飯後，顧時歡磨磨蹭蹭，按她在家裏的習慣，吃完飯會先去園子裏散步消食，隨後再回來洗漱，然後躺在榻上看話本子，看睏了再上床睡覺。

嫁來丞相府後，自己是怎麼做的？她記不得了，因此也不知接下來該如何，她見祝長君站起來，自己也跟著站起來，有些迷茫的望著他。

若是往常，祝長君肯定會去認真讀她的心思，可今日他實在躁熱得很，身子氣血翻湧，迫不及待想找個地方發洩一番，想快些進入正題。

他朝外頭吩咐道：「抬水進來。」

這就是要準備洗漱了，洗漱之後就是……上床安置。

顧時歡頓時又緊張起來，儘管今日得見他真容後，也沒那麼排斥了，可到底是個陌生男子，她想到一會兒要面對的事，又羞又怕。

祝長君見她傻站著，問道：「妳先去洗？」

顧時歡趕緊點頭，這會兒她只想離他遠遠的。

顧時歡動作緩慢，窸窣窸窣洗了許久，等祝長君洗完之後，天也徹底暗下來，室內點起了燭火。

她坐在梳妝鏡前晾頭髮，想起適才顧嬾嬾進來叮囑的事，咬咬牙，拿起長巾走過去，「夫君……」

這一聲「夫君」把祝長君唬了一跳，成親三年，還從未聽她喚過，乍一聽，還以為是在喚別人。

此刻她俏生生的站在他面前，水紅寢衣更顯得她肌膚白皙如玉，消瘦的薄肩下卻是不消瘦的胸脯，起伏壯觀，那緞面料子也服帖得很，將她身形勾勒得極其……誘人。

祝長君喉頭微動，啞聲道：「何事？」

「我給你擦頭髮。」

他剛沐浴出來，坐在榻上，髮尾還滴滴答答的落著水，把床單都溼濕了一大片。她竟然要幫他擦頭髮，這可不像她會幹的事，不過適才連夫君都喊了，想必也是真想服侍他，於是他轉過身，坐得筆直。

顧時歡坐在他身後，拿巾帕先將濕髮包起來用力壓乾水分，隨後才細緻的將頭髮一股一股的擦乾。

她向來是被人伺候的，從沒有去伺候過別人，因此動作很生疏，也十分緩慢，那嫩白的手指時不時觸碰到祝長君的脖頸，令他難耐。

「好了沒？」他這回聲音更低啞，似乎在忍耐什麼。

顧時歡以為他嫌棄自己擦得太慢，心裏緊張，趕緊快速的胡亂擦一通，卻不小心扯下了幾根頭髮，惹得祝長君嘶的一聲皺眉。

這一聲顯得有些不耐煩，顧時歡聽了更緊張，趕緊將巾帕扔在一旁，像個乖巧的學生般，坐得端端正正，「好了。」

祝長君轉過身來，將她仔細端詳了兩眼，見她乖巧的模樣，心底疑惑歸疑惑，不過此刻也沒耐心深思，他這會兒有更重要的事需要做，不得不做，迫不及待！

「好了，那就睡吧。」說完，他率先躺下，且是躺在外側，他手長腿長，這麼一躺，從床頭到床尾占了個滿滿當當，倒讓顧時歡不知如何上去。

她站在床邊猶豫了片刻，思索著該如何在不自驚動他的情況下優雅的爬進去睡覺，可面前的男人眼睛直勾勾的盯著她，那眼中似乎還竄著火，不知是不是還在怒她剛才扯掉頭髮。

祝長君躁熱得難受，也憋得慌，見她還站在床邊，以為她又要拒絕，眉頭蹙緊幾分，急切問道：「還不睡？」

顧時歡心頭一顫，也顧不得優雅不優雅，趕緊從床尾這邊爬上去。

她小心翼翼不敢碰到他，心中緊張，衣角被壓住也不知道，冷不防被絆倒，整個人就這麼朝他撲過去，撲了個結結實實。

兩人都傻眼了，祝長君迅速反應過來，心想，好吧，就這麼開始也挺好，於是抱著她反轉過身，壓在身下。

男人本是血氣方剛的年紀，又喝了大補湯，慾望如燎原星火，一發不可收拾。夜間清風徐徐從漆彩雕花鏤空窗戶吹進來，燭火也隨之搖晃，室內昏黃微光，氣氛剛剛好……

顧時歡緊閉眼睛，雙手緊緊揪著床單，不敢呼吸，如缺水的魚兒，憋得快要窒息。男人的唇急切，聲音大得彷彿外頭的人也能聽見，惹得顧時歡又羞又氣。

他就不知道收斂些嗎？萬一讓人聽見多臊人啊！

而且他怎麼這樣重？壓得自己難受，她想挪動身子，然而才扭了一下，也不知觸了他哪個點，他突然發起狂來，接著下一刻，一陣疼痛襲來，令顧時歡措手不及，下意識的抬腳踢過去。

只這一腳，把正在緊要關頭的祝長君踢到床下，摔了個狗吃屎。

他不可思議的緩緩起身，看著床上閉著眼裝死的女人，惱羞成怒，捏著她下巴，迫她睜開眼睛，咬牙切齒道：「顧時歡，妳若不願就早說，何必如此戲弄人？」

前一刻還黏在自己身上的男人突然變得這麼凶，顧時歡瞬間眼眶紅了，也不知是委屈的，還是疼的。

祝長君見她紅了眼睛，愣了一瞬，放開她，穿上衣裳，頭也不回的大步離去。

祝長君一走，顧嬾嬾趕緊進來，見顧時歡眼眶泛紅，著急地問她發生了何事。

顧時歡委屈得很，身上攏了一條薄被，一頭撲進顧嬾嬾懷中，放聲大哭，「嬾嬾，我要回家，我不要待在這個地方，我要回家，我想阿娘、想爹爹了。」

她哭得上氣不接下氣，顧嬾嬾心疼，以為是祝長君趁小姐失憶就欺負她，心裏氣極，咬著牙問：「小姐，到底發生了何事？大爺他欺負您了？」

顧時歡拚命點頭。

「如何欺負的？」若是太過分，少不得要跟長公主說說。

「他、他、他……」如何欺負呢？顧時歡不知該怎麼說，「反正他弄得我很疼，我踢了他一腳，他就凶我，嗚嗚嗚……」她的眼淚嘩嘩地流。

顧嬾嬾聽完愣了，原來是這麼回事嗎？見顧時歡哭成個淚人，她趕緊安撫道：「小姐，這事……您確實也有不對，女人家第一次難免會疼些，您忍一忍就過去了。男人最好面子，尤其是這方面，您這麼一腳踹過去，他紓解不得，又出了醜，難怪會發怒。」

顧時歡哪裏聽得進去？哭嚷著要立馬收拾東西回家。

顧嬾嬾說好好好，隨後等她哭完了，給她看了看傷處，還好只是流了點血，扶著她去淨室洗乾淨後，讓人端來一碗她最愛吃的紅豆蜜糖水，顧時歡才徹底平靜下來。

她苦口婆心，「小姐，那些回娘家的話可莫要再說了，為了顧府好，您得忍著些。」

顧時歡不解，「為何？」

她阿娘可是長公主，是皇上的姊姊，難道還怕他祝長君不成？

顧嬾嬾一一給她分析眼下的境況，「您和大爺是皇上賜婚，您們即便私底下再如何鬧，但也不能鬧出府外去，若是讓皇上得知您們不滿這樁婚事，您覺得他心裏是何滋味？再說了，雖然夫人是長公主，可哪裏得皇上正眼瞧過，這些我不說您也應該曉得。」

長公主不是皇帝的親姊姊，天家兄弟姊妹眾多，個中感情也十分淡薄，更何況，皇帝的生母元淑妃曾是長公主生母景貴妃身邊的一個婢女，因被先帝看中了，事後景貴妃認為她背主爬龍床，一直懷恨在心，總是使勁兒的欺負元淑妃母子。哪知先帝駕崩後，他的七個兒子為爭儲死的死、傷的傷，最後健全的八皇子——也就是當今聖上撿了漏，才成了皇帝。

他一登基，第一件事就是下了道聖旨，讓景貴妃陪葬，可見是有多恨，連帶著對長公主也沒好感，等她年紀一到，草草賜了個經商起家的駙馬給她。因此，長公主聽起來名聲響亮，可實際上完全及不上手握實權的祝丞相。

顧嬾嬾喝了盞茶潤喉，繼續說：「再說大少爺，也正是因您的婚事才得以謀了個吏部郎中，要不然，憑他年紀輕輕又毫無根基，這從四品官職哪裏輪到他坐？」

顧時歡的哥哥比她大四歲，叫顧時茂，去年六月升職入吏部，得上司吏部尚書看重，將嫡三女兒杜玉蘭許配給他，今年初才成親。區區一個翰林小生突然躍居緋袍之列，又是升官，又是娶妻的，說沒丞相這層關係，誰信？

「還有……」顧嬾嬾又再次說：「大小姐嫁進文國侯府三年無所出，依舊腰桿子硬是為何？還不是仗著您這樁婚事？文國侯巴結祝丞相，連帶她也在侯府受人敬重。小姐請想想，若是您這親事沒了，她境遇又當如何？」

顧時歡的姊姊比她大三歲，叫顧時嫣，嫁給文國侯世子鄭霍為妻，成親三年無所出，因底氣不足，便主動給他納了兩門妾室。雖不得夫君喜愛，但頗得公公、婆婆看重，手裏握著侯府中饋大權。

聽完顧嬾嬾的一番話，顧時歡沉默了，手裏的紅豆蜜糖水也不香了。

自己在家頗受爹娘疼愛，哥哥姊姊也寵她，沒想到自己缺失的這幾年記憶裏，竟

發生了這麼多事。

如此一來，自己倒不好任性了，可想起之前祝長君凶巴巴的樣子，內心忍不住有些發怵。真要與這麼個人過一生嗎？

抱著這個問題，她想啊想，進入了夢鄉。

祝長君氣衝衝的回到外院書房，洗了半個時辰的冷水澡，才堪堪將那腹下的火給壓下去。

想起以往他去正院，次次抱著準備跟她好好過日子的心思，次次被她冷若冰霜的拒絕，那倒沒什麼，至少他也沒少塊皮肉，她不喜歡，他走就是。

可這次，顧時歡實在過分，竟然敢將他踹下床，想他堂堂一國丞相，受萬人敬仰，卻在府中被自己的妻子羞辱，著實可恨！

他氣不過，又不能拿她如何，兀自憋悶了半晌，又咕嚕咕嚕的喝了幾盞涼茶，才準備歇息。可躺在床上，他翻來覆去睡不著了，也不知為何，腦中反覆浮現出顧時歡的模樣。

衣衫半解的她，含羞帶怯，媚眼如絲，還有那玲瓏有致的身子……

他越想身子越熱，心裏越煩躁，最後氣得攥拳使勁捶了一下床板，坐起身低罵了句，「顧時歡這個狐狸精！」

隨後，他往淨室解決去了。

再出來時，身心舒暢了許多，反正睡不著，索性坐在書桌前處理政務，就這麼精神十足的熬了一整宿。

翌日，當戶部官員再次見到丞相大人時，他眼下烏青，下顎還新冒出不少鬍渣。眾人心底越加佩服，丞相大人為了二南水患愁得徹夜未眠，如此心繫蒼生，著實令人敬佩，難怪年紀輕輕便是內閣宰輔，羨慕不得、羨慕不得啊！

老規矩，他們先拍一通馬屁，「大人如此兢兢業業、鞠躬盡瘁，實乃百官表率啊，還望大人多保重身體，咱們大越可不能缺了您！」

祝長君已經被這些人的馬屁拍得麻木，聽完眼皮都未曾掀一下，直接拿起帳冊看起來。

元安堂中，祝老夫人得知昨日總算成事，心裏高興，雖然時間……短了些，不過沒關係，日後再慢慢調養。至於怎麼調養，她得擬個章程出來，便請來了惠安堂的老大夫，坐等祝長君。

於是，當祝長君回到府中時，半路被老管家攔下，說老夫人有請。

他問：「何事？」

祝管家搖頭不知，「倒是請了大夫過來，許是老夫人身子不適。」

連大夫都請來了，想必身子是真的不適，祝長君抬腳匆匆往元安堂而去。

待進得堂屋，見母親與大夫兩人談笑和諧，他疑惑，「母親身子不適？」

「並非我不適，而是你。」

「我？兒子身子骨向來好，母親不必擔憂。」

哎呀，兒子死要面子還逞強，祝老夫人一臉心疼加憐惜。

她說：「兒子你有病！」

祝長君說：「不，我沒病！」

她說：「兒子你別逞強，有病沒病大夫說了算！」

於是，祝老夫人拉著他進內堂，請大夫診脈。

老大夫號了號脈，又細細問了些事，比如他平日裏常吃什麼、夜裏幾時入睡、可否夢遺、一個月行房多少次、一次多久？

問題一個比一個露骨，祝長君再是遲鈍也明白過來是怎麼回事了。

他臉上由青到白，又由白到青，想他堂堂大越丞相，年紀輕輕卻被人懷疑不能人道，實在有損顏面。

於是，他沉了臉，「母親胡鬧，兒子沒問題！」

祝老夫人不依，「沒問題，怎的時辰那樣短？」

「……」

不短啊，他自己解決都手酸，哪裏短？

可這話沒法說出來，他臉上難堪，欲言又止。

這模樣看在祝老夫人眼裏，就是有苦說不出。

兒子，我懂你！

她拍拍他的手背，給了個同情和安撫的眼神，起身先送老大夫出去，隨後返回來，語重心長的勸他，「長君啊，有病治病，莫羞，你還年輕，要有信心，我也不逼你生孫子了，你先安心調養。」

「……」

祝長君昨夜才下定日後再也不去正院的決心，這會兒就被他母親輕易地打破了。他想好了，不僅要去正院，還得常去，務必得磨個兒子出來，以證清白！

祝家是三代內閣重臣，先帝賜宅，因此丞相府占地頗廣，其宅院古樸精緻，光從園中的設計便可窺見，亭台樓閣、小橋湖泊、九曲迴廊穿於林立的假山之間，月洞門隱在茂密的青竹之下，羊腸小徑上鵝卵石大小均勻，連廊下的盆景都是修剪齊整的小葉紫檀，處處精緻，處處風景。

一夜秋雨過後，園中的花草顯得更加鮮活青綠，還開了許多不知名的花。

顧時歡沿著小徑慢走，身後跟著她的三個陪嫁丫鬟凝翠、凝香、凝知。

凝翠最是機靈，打探消息十分拿手，顧時歡嫁進來不到兩日，她就將丞相府的人事打探得七七八八，因此顧時歡有什麼事情只要問她，多半都清楚，且失去記憶之後，甚至不需要問，凝翠自己就會主動將事情的細枝末節一一講給她知曉。

比如今日顧時歡準備去元安堂探望祝老夫人，凝翠便將元安堂的事細說給她聽——

「小姐，老夫人寡居多年，為人還挺和善，不過她身邊有個叫素荷的丫鬟，眼高於頂，往常見了咱們正院的人都眼睛不是眼睛，鼻子不是鼻子，十分瞧不上咱們正院呢。」

「為何瞧不上？」

為何？因為小姐不得大爺寵愛，且大爺又極其孝順老夫人，頗是看重元安堂，甚至連元安堂的丫鬟們都看重幾分。不過這話不能說出來，顧嬾嬾說了，不能在小姐面前再提過往她與大爺相處之事。

「聽說老夫人要將她送給大爺做妾，許多人都巴結她，她這會兒都拿自己當半個主子呢。」

這話不假，府裏許多人都知道這事，只不過老夫人給大爺提了多次，都被大爺拒絕了。

顧時歡皺眉，「還有這事？那他……大爺同意了？」

凝翠搖頭，「沒呢，說素荷是老夫人用得最順心的丫鬟，若是給了他，他心中不安，便拒絕了。藉口是這樣，不過依奴婢想來，八成是大爺看不上她，大爺是何人？位高權重、英明神武、俊朗非凡、驚才絕艷，百年難得一遇的奇才，怎會稀罕一個丫鬟做妾？也就老夫人喜歡她罷了。」

顧時歡狐疑，「等等……妳說的什麼英明神武、俊朗非凡、驚才絕艷的人是誰？」怎麼她一點也看不出？

殊不知凝翠因聽過太多關於祝長君的事，崇拜得不行，讚美之詞隨便一說就能說個幾籬筐。她十分肯定的點頭，「小姐，真的吶，咱們臨安城許多貴女都想嫁大爺呢，不過最終還是被您給截胡了。看來，小姐才是英明。」

顧時歡猝不及防被拍了個馬屁，很舒服，又問：「那老夫人喜歡我嗎？」

凝翠臉上遲疑，「應該喜歡吧？」

「何為應該？」

「小姐，您以前幾乎不去元安堂，極少見到老夫人，奴婢也不知她喜不喜歡您，不過，您善良又美麗，老夫人定會喜歡的。」

又被拍了個馬屁，顧時歡滿意極了，頓時信心大增。她之前冷靜的想了幾日，已經歇了和離回家的心思，打算按嬾嬾說的，既然嫁了人，就好好過日子。

所以，首要的事就是先熟悉熟悉府裏的人。

正好前兩日長公主府給她送來了一筐新鮮的江南柑橘，滋味酸甜，臨安城還沒這樣的鮮果，多虧長公主嫁了個富戶，顧家別的沒有，就是錢多，什麼北邊的山珍、南邊的海味都能第一時間弄過來，這新鮮的柑橘便是顧駙馬花重金從江南快馬運過來的。

顧時歡吃了幾顆，極是喜歡，便想給祝老夫人送一些過去。

她極其大方，一送就直接送半筐，後頭凝香和凝知抬著都吃力呢。

第三章 好事被破壞

元安堂。

祝老夫人聽丫鬟稟報說顧時歡來請安，嚇了一跳，扔了手中的瓜皮，拍拍手，趕

緊去堂屋端正地坐好。

這還是兒媳婦第一回正經八百的來給她請安。

顧時歡嫁進府三年，一直待在正院，偶爾遇見便是晚飯後逛園子消食的時候，但今年祝老夫人腿腳不太好，吃完飯只就近在自己院中消食，已經大半年沒見過兒媳婦了，這會兒聽說她要來請安，驚詫的同時，也狐疑她到底是有何事，莫不是知曉了兒子那方面不行，跟她訴苦來了？

哎呀，等一會兒要怎麼做呢？是先裝作感同身受安慰一番，還是拿出做婆婆的威嚴來，讓她莫要想些有的沒的？

要不還是先安慰吧，好歹人家第一回來請安，得待她和善些，嗯，就這麼辦！

祝老夫人不消片刻就打好了腹稿，只等兒媳婦來向她哭訴，可顧時歡進門時一臉笑意盈盈的，還讓人抬了一籬筐柑橘過來。

兩人甫一見面都不知說什麼，顧時歡是不記得祝老夫人，祝老夫人是許久沒見過她，於是客客氣氣的喝了半盞茶後，祝老夫人耐不住了，一臉慈祥的頻頻看向顧時歡——

妳問啊，妳倒是問啊。

顧時歡見祝老夫人似有話要說的模樣，問：「母親可是有話要說？」

算了，妳不問，那我說吧！祝老夫人快速重新整理了一遍腹稿，隨後長歎一聲，「長君媳婦，我曉得妳心裏苦，這三年來難為妳了。不過，妳放心，我讓大夫看過了，長君身子無大礙，多調養些時日就好。」

顧時歡莫名其妙，「母親的意思是？」

祝老夫人給了她一個安撫的眼神，「就是這麼個意思，大夫說了，男女敦倫乃陰陽結合，長君要想治好病，也需要妳多多配合。」

祝老夫人神情鄭重，彷彿在交代一件極其了不得的事情，惹得顧時歡也鄭重起來，雖然不知道是何事，但她十分認真的點頭，「母親放心，兒媳一定會多多配合。」隨後又問：「母親讓兒媳配合什麼？」

兒媳婦竟然問得這般仔細，那祝老夫人也答得極其熱心，「自然是房事上多體諒妳夫君，他也不容易，這三年來鮮少去妳房裏，不是他不願意，而是心有餘力不足啊。」

顧時歡这下總算明白祝老夫人說的是什麼事了。

男女行房之事，她懂，前兒嬈嬈還給她看了好些畫本呢。不過令她詫異的是，原來祝長君不行？哎呀，難怪她踹他下床時，會那般生氣，原來是自己不經意間傷了他男人的自尊啊。

他本就有疾，自己還那樣對他，顧時歡心中愧疚不已，暗暗決定回頭找個機會給他道歉，順便表達一下對病患的關愛之情。

於是，她鄭重點頭，「母親放心，兒媳曉得。」

離開元安堂的時候，顧時歡看了看領路的丫鬟，觀她穿著打扮與其他丫鬟不同，府中奴僕是不允許佩戴首飾的，可她不僅手腕上戴著玉鐲子，耳朵上還掛了一對珍珠耳墜，走路如弱柳扶風，那珍珠耳墜也在脖頸邊搖搖晃晃。

「妳叫素荷？」

素荷行了個禮，態度有些敷衍，「正是奴婢。」

她想做祝長君的妾，顧時歡本來覺得沒什麼，可她一個奴婢卻對主子態度輕慢，就令她不喜了，想著她是祝老夫人看重的人，自己也不好說什麼，上下掃了她兩眼，說：「果然人如其名，挺素的，好名字！」

聽得她的話，素荷氣得袖子都快扯爛了，前兒大爺才拒了她，她什麼都好，就是模樣不出挑，府裏的人私下都說大爺瞧不上她的模樣。因此，顧時歡這句話直接戳了她心窩子，心裏暗恨，但敢怒不敢言，目送顧時歡離去的背影，她低低呸了一聲。

妳顧時歡又好到哪裏去？臨安城人人嘲笑的草包美人罷了！

祝長君回到府中時，已是掌燈時分，正院的丫鬟來請他去用飯。

祝長君疑惑，「夫人有何事？」

好端端的，突然請他去用飯，黃鼠狼給雞拜年，肯定不安好心。

凝香膽子小，見祝長君嚴肅挑眉，心裏發慌，說話也哆哆嗦嗦，「夫人說、說……給您賠罪呢。」

祝長君冷哼，果然是別有目的，她顧時歡豈會是服軟賠罪的人？不過，他還是抬腳去了，想看看她葫蘆裏在賣什麼藥。

正院這邊，顧時歡歡歡喜喜的備了一大桌菜，準備關愛一下「病患」祝長君。她熱情的指派丫鬟們忙活，「對、對、對，這盤菜就放那裏，再把那個擺過來些，這湯太淡了，加點鹽……」

一切準備就緒，她對自己的安排感到滿意。

祝長君踏著月色進門，屋子裏燈火通明，桌上飯菜豐盛，桌邊坐著的女人一身粉衣，眉間火紅的梅花鈿，在燭火下妖豔異常。

美食、美酒還有笑得美豔的妖精，這場景……怎麼看都怎麼像鴻門宴。

顧時歡見他來，起身相迎，「夫君——」

這聲夫君喊得著實熱情，讓祝長君心頭一顫，預感今晚恐怕不是簡單的鴻門宴。他「嗯」了一聲，坐下來，婢女端來溫水和巾帕給他洗手。

男人的手指修長白皙，骨節分明顯得很有力量。他擦完手後端坐著，看向顧時歡，姿態帶著幾分連自己都不曾察覺的威嚴，「顧時歡，妳讓人請我過來，有何事？」

顧時歡原本是想給他道歉的，可他這副模樣反倒讓她不知該如何開口，於是隨意想了個理由，說：「呃……無事，就是突然想和夫君一起吃晚飯。」

祝長君不信她，手指敲著桌面，帶著幾分催促，「我要聽實話。」

這時，丫鬟們都退了出去，顧時歡先盛了一碗湯放在他面前，眨了兩下眼睛，難為情道：「夫君，那日夜裏，我、我不是故意的。」

不是故意還敢踹他，若是故意的豈還得了？祝長君不領情，她那一腳令他記憶深刻，被妻子踢下床實在有損男人顏面，又豈是她三言兩語、一頓晚飯就能勾銷的？

「是否故意，妳我心中清楚。」

若是往常，他這副萬年冰霜的模樣定會讓顧時歡發怵，可自從得知他那方面有疾之後，她心底完全被同情占據。他的冷清在她看來是一種自我保護，他的嚴肅許是怕別人看穿心底的自卑，才用來武裝自己。

因此，祝長君越是冷清，顧時歡眼底的情憐惜越盛。

想他做為一國丞相，一人之下，萬人之上，在外呼風喚雨，可沒想到私下卻有這樣一個難堪的隱疾。唉，著實可憐吶。

祝長君喝了兩口湯，被她這眼神弄得一頭霧水，「顧時歡，妳到底想做什麼？」

「夫君莫難過，我都知道了。」

「妳知道什麼？」

「我今兒上午去了元安堂，母親把真相都告訴我了。」

祝長君皺眉，隱約感到不妙，「什麼真相？」

看，他竟然還不願承認，真的太死要面子了。

顧時歡心中理解，歎了口氣，「你明明那方面有疾，為何不與我說，我……早知道是這樣，那日就不該……」

明白她想說什麼，祝長君沉下臉，身子往後一靠，眯著眼睛打量她，「妳想說什麼？」

按她的脾性，得知這麼個事肯定要放肆嘲弄，此刻她神色越是平靜，說明心中嘲弄越盛，祝長君心底的怒氣也越旺。

然而，顧時歡只顧著同情，完全沒察覺到他神色的不對勁，「夫君，這種事不丟……啊！」

她才說到一半，就被祝長君一把扯過去，坐在他腿上。

他捏起她小巧的下巴，語氣溫柔得滴水，「妳覺得我不行？」

若是朝中的官員定會清楚，但凡祝長君溫柔的說話，那說明心內已經醞釀了狂風暴雨，隨時會一觸即發。可顧時歡不知道，她以為自己的善解人意令他感動，於是還傻傻的安慰他道：「夫君別難過，你會好起來的。」

下一刻，天旋地轉，不過眨眼間，她就被摠在一旁的美人榻上。

祝長君那薄唇笑得邪氣，眼裏卻躡著怒火，「夫人，我行不行，不都是在妳一念之間嗎？既是如此，那就讓妳見識一下。」

他惡狠狠的去扯她腰帶，顧時歡有些害怕，使勁捂著不讓他解開，結結巴巴的道：「我……我……我錯了。」雖然不知他為何突然這樣，可遇事先認錯絕對是萬年不變的保命法則。

「錯在哪裏？」

顧時歡眼神無辜，小心翼翼搖頭，「不知道。」

她的確不知道啊，難道是揭穿了他的祕密，讓他惱羞成怒了？

祝長君看她不見棺材不掉淚，手下發狠，撥開她的手去扯衣帶，三兩下就扯開了。入眼是白花花一片，在燭火下泛著柔光，細細的紅繩繞過修長的脖頸，搭在纖細的鎖骨上，顯得格外誘人。

祝長君愣了一瞬，盯著她的眼睛，啞聲問道：「顧時歡，妳故意的？」
雖是初秋，可夜間寒涼，她卻衣裳單薄，衣帶一扯便落，還有那副嬌滴滴、羞答答的模樣，簡直像早有預謀。

至此，祝長君有些搞不清她到底是何目的了，若說是想通了願意給他生兒子，可之前為何踹他下床？若說只是想趁機嘲弄他，又為何這般欲拒還迎的模樣？
要不要順水推舟將計就計？

祝長君在要與不要之間徘徊，過了片刻，還是遵從內心。

這是他明媒正娶的妻子，夫妻行房天經地義，若說最初娶她還有著放任不管的心思，可這三年來那心思早已變淡。何況已經成親，這女人便是他的責任，自己有義務好好照顧她，在外朝政繁忙，回家他只想安寧，不斷爭吵的生活他也膩了，再加上母親的希望，他是真的願意與她好好過日子。

而且這三年的相處中，他隱約可以察覺出顧時歡並非如外界傳言的那麼不堪，她雖凶悍，但心中也有溫柔；她雖跋扈，但心中也存正義。若是認真說起來，比起那些循規蹈矩的閨閣女子，他倒是覺得這樣的她還挺鮮活可愛。

再說，今日她主動送上來，他又何必當正人君子拒之門外？

於是，他將她撈起，匆匆往內室而去。

紅帳垂落，不一會兒，裏頭便響起了羞人的聲音。

可惜了外間滿滿一桌子菜，沒吃兩口就漸漸發涼，滿室燭火也燃盡了幾根。

如此豐盛的「晚餐」，祝長君吃得格外有耐心，然而正欲進入正題時，外頭有人稟報，說沈慕言沈大人有急事求見，正在外院廳堂候著。

聽到沈慕言三個字，祝長君如兜頭潑了瓢冷水，再好的興致也沒了。他盯著身下的人看，不放過她臉上一絲一毫的表情。

顧時歡也眼含春水的看著他，「怎麼了？」

「沈慕言來了。」

來了就來了啊，有什麼關係嗎？

見她一臉茫然，祝長君疑惑地蹙眉，問道：「他來了，妳難道不想見見？」

沈慕言這個人顧時歡熟悉，他是沈大學士家的二公子，就住在她家隔壁。

兩人從小一起長大，可謂青梅竹馬，沈慕言對她極好，她也喜歡和他一起玩。儘管後來長大後，男女授受不親，不能常見面，但他還是常常私下讓婢女給她送零嘴兒，總之，兩人感情極好。

不過後來怎樣，顧時歡不記得了，她已經嫁人，那沈慕言是不是也娶妻了？

應該是吧，他比她大三歲，想必也早已成家。

但沈慕言來了，她為何一定要見？當然，畢竟是小時候的好友，若是能見一見，她也是極高興的，於是，她順著話頭答道：「好啊。」

她這一聲「好啊」把祝長君最後的一絲興致也滅了個乾淨。

他突然很惱火，將她的身子重重地翻轉過去，扯出被她壓住的衣袍穿好，隨後一句話也沒說就大步離去。

顧時歡在床上愣了半晌，他怎麼又生氣了？

簡直莫名其妙！

看了看自己身上、胸前斑斑點點紅痕，她臉紅發燙，許久才平復下來，心裏暗自嘀咕，這人是屬狗的嗎！

她起身喊顧嬾嬾進來，簡單拾掇了一遍，道：「嬾嬾，換件衣裳吧，我要去外院。」原先那件衣裳已經被扯壞，而且她準備出門去見見沈慕言，外頭風大，得穿件厚點的。

「小姐，都這麼晚了，您去外院有何事？」

「慕言哥哥來了，我去見見他。」

一聽這話，顧嬾嬾整個人頓時不好了。造孽喲，小姐怎的失憶了還惦記著那人？難怪適才大爺氣衝衝的出門。

不過，顧嬾嬾還是試探的問了句，「小姐為何要見他？」

為何？反正他都來了，就去見見啊，她許久沒見慕言哥哥了，有許多話想問他呢。顧嬾嬾皺眉，「小姐，恕老奴直言，您還是不見沈大人的好。」

「為何？」

「這麼晚了，孤男寡女的，您又是有夫之婦，萬一被人看見了說閒話可不好。」

「不是有祝長君在嗎，我們又不是單獨私會。」說完，她一陣風似的跑出了門。顧嬾嬾趕緊讓凝香在後頭提燈跟著，搖頭歎氣，作孽哦！

外院書房，祝長君與沈慕言坐在太師椅上談事，隱約聽見外頭顧時歡和祝全說話的聲音，隨後又瞥見一襲白衣裙角飛動，眨眼間一抹人影入了旁邊花廳。

知道顧時歡真的來了，他內心突然煩躁起來，聽沈慕言稟事也心不在焉，只顧著打量眼前的男人。

這個比他小六歲的男人，坐得端端正正，說話和風細雨，眉目長得太精緻，甚至偏女相，身軀瘦弱，一看就是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文弱書生。

這樣的人，若不是汪老推薦過來，他是絕不會考慮讓他在手下做事的。

可就是這樣的人，竟然敢私下惦記他人之妻，著實可恨！

沈慕言是戊九年的狀元，滿腹經綸，作得一手好文章，為人謙卑低調和氣，又是個俊秀後生，倒是比祝長君這個清冷嚴肅的人更受同僚們歡迎，私下眾人邀約皆喜歡叫上他，可從來沒人叫過祝長君。

這一點，讓祝長君暗自生氣。

他哪裏不好？為何人人都喜歡這個小白臉？

過了半炷香時間，沈慕言說完江南水患的賑災情況，詢問，「大人覺得此事可還妥當？」

儘管祝長君不喜歡他，但也不得不承認，這人做事靈活通達且乾淨俐落，是個難得的人才，假以時日定能在官場裏出人頭地。

只不過之前他說了些什麼，祝長君沒什麼心思聽，聞言，點點頭，「好，夜已深，你回吧。」

沈慕言起身拱手一拜，隨後退出去，走到門口時，他忍不住側頭看了看花廳處。適才顧時歡的聲音他也聽見了，很想見見她，可此刻不是見面的時候，於是收回目光，抬腳要走。

這時，顧時歡出來了，「慕言哥哥？」

這聲「慕言哥哥」喊得清亮，帶著七分熟稔，三分驚喜。

沈慕言轉身笑著看她，眸子溫柔，「妳來了。」

按理他應該稱呼一句「祝夫人」，可顧時歡與祝長君這樁婚事是怎麼回事，全臨安城的人都清楚，他們和離是遲早的事。因此，他遲遲未娶妻，就是想繼續等著她。

有這般情愫在，「祝夫人」這個稱呼他是再怎麼也叫不出口。

顧時歡請他到花廳喝茶，問了他的近況，又問了小時候兩人共同種的桃樹結果子了沒？

還有小狗阿致，那是顧時歡九歲時撿的，彼時長公主對絨毛動物過敏，她不能養在家裏頭，便託沈慕言照顧。

總之，問的都是些她未出閣前的事，兩人聊得投入，時不時歡笑出聲。

隔壁書房的祝長君仍舊坐在那張太師椅上，未曾挪過身，他手指摩挲著茶杯，眸子深沉，不知在想什麼，渾身散發出冷厲的氣息。

他們的對話，他聽得清清楚楚，兩人青梅竹馬，兩小無猜，從小一起做過許多趣事，有著共同的回憶，說說笑笑，毫不避諱隔壁書房還有個自己。

忍了片刻，再忍無可忍，他將茶杯往茶几上重重一擱，起身走到花廳門口，「夫人，夜深了！」

顧時歡聊得盡興，沒有察覺他話語中的怒氣，起身準備告辭之前，還笑意盈盈的問：「慕言哥哥何時再來？」

祝長君的怒氣，顧時歡感受不到，可沈慕言背著身卻能感受得清清楚楚。

男人與男人之間的較量無須動手，只通過周圍的氣息便能在瞬間鬥上幾個回合。顧時歡的舉動令他大獲全勝。他笑得寵溺，眼中是藏不住的柔情，「還不知，有事就會過來。」

顧時歡點頭，「那下次慕言哥哥再來一定要讓人通知我，我還有話想說呢。」

他溫柔回應，「好。」

顧時歡站在台階上目送沈慕言走遠，忽聞身後男人陰惻惻的聲音——

「怎麼，人都走了，還捨不得？」

是挺捨不得的，她還有許多事都沒來得及問呢，有些遺憾，看來只能等下次再見了。

祝長君見她臉上毫不掩飾的難捨之情，忍了許久的怒氣終於爆發了。

他上前捏住她手腕，強迫她靠近，語氣如臘月寒冰，「顧時歡，妳如今做事就這般不遮掩了？」

顧時歡疼得皺眉，她不清楚祝長君為何突然發脾氣，他此刻像頭暴怒的獅子，與之前跟她溫柔纏綿的男人彷彿不是同一人，她心裏又怕又委屈，使勁甩開他的

手，「你快放開，弄疼我了！」

祝長君不僅沒放開她，反而手上更用了幾分力道，顧時歡疼得想哭，顧不得其他，湊上去就往那青筋暴凸的手背上使勁咬了一口。

驟然傳來的疼痛令祝長君鬆了手，看著罪魁禍首提著裙子逃之夭夭，他閉上眼睛努力壓制怒氣。

顧時歡回到正院，坐在榻上讓顧嬤嬤上藥，祝長君的手勁太大，捏得她手腕都紅了。

顧嬤嬤不知兩人發生了何事，往日他們就算再鬧也沒有到動手的地步，問：「小姐，到底發生了何事讓大爺生氣了？」

顧時歡哪裏知道怎麼了，在她看來，祝長君這個人陰晴不定，旁人永遠也琢磨不透他心裏到底在想什麼。

她委屈，「嬤嬤，我什麼都沒做，他就凶我。」

沒道理，難道是因為沈二公子？可往日小姐跟他見面，大爺也沒有怒到要動手啊。顧嬤嬤不解，只勸道：「小姐啊，您若想日後在丞相府好好過日子，就別再見沈二公子了。」

「為何？」今日是顧嬤嬤第二次勸她了。

顧嬤嬤思忖片刻，說：「您與沈二少爺走得太近，大爺吃醋了。您想啊，您和沈二少爺從小長大，感情深厚，可這世間哪個男子能容忍自己的妻子與別的男子感情深厚？」

顧時歡頓時恍然大悟，「原來是這樣嗎？」

「定然是的。」顧嬤嬤面不改色。

哎呀，這麼講起來，竟是自己錯怪他了，顧時歡心裏內疚起來。

顧嬤嬤看出苗頭，問她做了什麼不好的事。

顧時歡老實答道：「我……咬了他一口，挺用力的，不知道有沒有出血。」

哎喲，顧嬤嬤真是愁死了，好不容易小姐忘記前塵往事，她盼著夫妻倆能趁機好好過日子，沒想到，冤家隔千年還是冤家。

她歎氣，語重心長的勸道：「小姐怎麼能咬大爺呢，他是您的夫君，您做妻子的合該溫柔體貼才是，怎能隨著性子來？」

顧時歡此刻也懊悔不已，「嬤嬤，那怎麼辦呢？」

顧嬤嬤眼珠一轉，想了個主意，低聲在她耳畔支招。

顧時歡聽完後難為情得很，「嬤嬤，又這樣嗎？我今兒聽妳的話請他過來，可他起初還好好的，後來莫名其妙就生氣了，想必是那方面自卑著呢。」

顧嬤嬤曉得她說的是哪方面，她倒是不覺得大爺有那種隱疾，府裏頭最不靠譜的老夫人說的話，傳給第二不靠譜的小姐，這事能準到哪裏去？大爺若是不行，前幾日那晚就破不了她的瓜，可見，大爺完全是個正常男子。

但此刻她也懶得爭論此事，行不行，還得小姐親自去查驗不是？

「常言道，夫妻床頭吵架床尾和，您們本來就是對恩愛夫妻，若是因為沈二少爺

之事有隔閡，豈不是得不償失？所以，小姐您這次道歉得十分有誠意才行，就按老奴說的做，準沒錯。」

顧時歡半信半疑，「真的可以？」

「真的！」顧嬾嬾給了個鼓勵的眼神。

小姐，加油吧。

Crescent Family